

（一）種下了揭開真相的因緣

我是個很普通平凡的人，但畢竟是一個出家比丘尼，深深明白，三壇大戒必須要守的，修行學佛為了成就解脫，不能打妄語把自己貽害百千萬劫，如果圖一時的講假話來蒙蔽大家，而這一生最終帶給我的必然是惡報，乃至墮地獄，因此我這本書必須說真實，講真話。

一九九三年我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法律系，在大四上學期的期間，已經考上了法院的書記官公職。法律人是非常講究邏輯推理的，對於事相變化也非常注重科學與證據，必然以事實做為依據，但是儘管如此，對於人生宇宙的真諦，我依然無法在法律的領域中找到答案，但我深深明白，人生是生老病死的積聚，難道沒有解決這些苦的道嗎？否則活著也無意義，我決心要找到這個

答案。經了解後都說佛教最有真理，能解決這個問題，因此我選擇了出家當比丘尼，想在宗教的領域中，尋找人生的答案，解決生死問題。

出家受戒後，在道場上每日早晚課誦，作息規律，日子倒也過得很順暢，至於要說到修行法門，也只知道唸佛、拜佛、觀修淨土，希求日後隨阿彌陀佛的願力往升極樂世界，但這到底真能有效嗎？沒有科學性哦！只能強行讓自己相信，因為沒有真的見過佛，祂們到底存在嗎？所以認為連信心都有疑障的我是一個普通平凡的人。偶爾我也閱讀一些佛教界大德們的論著，對於其中法義的領會，我也懵懵懂懂，似懂非懂，總認為佛學就是談空論玄，高深莫測。

二〇〇〇年八月，我有緣恭聞到了仰諤益西諾布總持大法王開示的法音帶，其中許多精湛的法義開示與平常語言，說理精闢，

邏輯性強，如飲甘露，令我有如醍醐灌頂，大夢初醒，如獲至寶，我反覆地聽，甚至一天聽上十個鐘頭也不覺得疲憊。

雖然對於「總持大法王」沒什麼概念，但在我心中，不管怎麼，這大法王畢竟是西藏大祖師轉世的法王認證的嘛！有一位修行很好的長德說他親自看到過有認證書，而不是自封的，認證書說明曾接杜松淺巴之位，也就是杜松淺巴了。這位長德還告訴我說，這大法王的證量非常之高，他舉一個例說，有一位現已九十多歲的大德，是中國江西人，也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大師，他叫「慧輝」，長德說他曾和他在一個壇場中遇到一件聖事。

當時慧輝要求大法王請阿彌陀佛來，慧輝說他不想在夢中看，也不要定中看，不要看幻覺，希望在當下面對面看到真正的阿彌陀佛，這位杜松淺巴大法王當時就同意了他，當下升座壇城，正要修法請阿彌陀佛來時，慧輝突然改口說他不要見阿彌陀佛了，

因為他這一生一定有把握到極樂世界的，那個時候，他每天都見得到佛，所以請大法王改喊嘛哈嘎拉大護法來見一面。大法王說：「你到底想見誰？實在太過份了！念你這麼大的年紀又這麼虔誠，我就試一試吧！」當下大法王再度改修本尊法，大喊一聲「嘛哈嘎拉降臨！」這一喊，突然聽到雷鳴般的聲音，果然嘛哈嘎拉大護法突然從空降臨在慧輝面前，大聲問慧輝：「你喊我來幹什麼？」嚇得慧輝魂不附體，語不成聲，倒退趴壁，當天慧輝還講述了見到嘛哈嘎拉大護法的經歷，身高幾丈，如何如何地怖畏威猛，聲音如驚雷般震盪。這位長德說當時他就在現場，如此神威的大法王，能輕輕喊動嘛哈嘎拉大護法，就僅憑這一點，有誰能得到呢？

對我來說，無論是總持大法王或杜松淺巴大法王，乃至是仰諤益西諾布大法王，或者是一位普通的修行人，其實根本不重要

了，因為祂的道行已經徹底證明了無疑這是個很大的佛菩薩，可是這畢竟是聽來的，到底是真是假，這是必須打上問號的，但最終我還是選擇了相信有這件事，從此我對這位大法王的敬慕崇拜之心油然而生，不管祂是總持大法王，還是杜松淺巴大法王，我想這至少是位得道的高人、大聖、大菩薩無疑，如果我能有緣拜見到大法王一面，那不知該有多好啊！就因為有了這種欲望，就種下了後來下決心到美國大法王的駐地，而造成了讓我失望、悲傷、痛苦，最後我才認識到我是最愚癡的人，終於覺醒站了起來，我要解脫成就，我絕不能錯半點因果，絕對對因果負責，寫真正的事實，絕不編造，所以今天我要把我親身經歷的一切真相告訴行人，以利大眾。

就在我開始恭聞法音的一個月後，二〇〇〇年九月，突然遇上了一個機緣，有一團出家眾要去美國朝聖，問我要不要隨行，

這可是我夢寐以求的，豈有不參加之理。

有人告訴我說，這次要去朝聖的是總持大法王，又有人說是杜松淺巴大法王，到底是什麼，我也顧不了那麼多了，對我來說，姓氏、名頭不重要！重要的是只要是大菩薩，哪怕是淺巴松杜，乃至是一個乞丐，都是我要依止的，我要依的不是名頭稱號，而是聖人，經藏的法義很清楚地說明，我們要依聖不依人，不依名相，依了義實相。

到了美國，大家都在講，說得天花亂墜，說是這裡即將要舉行一場無比殊勝的法會，說心裡話，我真不敢相信他們的說法，總之一句，說是百千萬劫都遇不上的，我參加了這法會，具體的很多事，我留在後面再予以揭開真相。

我回到台灣，隨時都浮現出大法王修法的情境，由於無法再去美國，心頭著急，乃至自己跟自己過不去，有時會把自己關在房間

裡，心頭煩躁，不想說話也不想見人，就這樣一天天開始失眠。

在一天早上起來，腦子裡一片空白，只記得去過美國參加一個什麼法會，但具體法會是什麼情況，已經在頭腦裡洗劫一空，可是有位老法王莊嚴的聖人風采，聲如宏鐘的嗓音，卻存在我的腦子裡，隨時會一閃出現，除此之外，其餘法會上的事，忘得一乾二淨，可是好在其他世間上的事都記得很清楚，沒有遺失，這實在是太神奇了，我找醫生診斷，醫生說這好像與憂鬱症有關，但是奇怪的是其他的事又記得很清楚，所以連醫生都不能確切，是否是因為我以前受過車禍嚴重撞擊，曾經短暫的失去記憶，又翻發了舊疾，還是因為我甲狀腺功能異常而再度令我部分失憶，我不得而知也無法理解，我用盡了一切角度來想，也想不起來是什麼法會、怎麼一回事。直到參加了二〇〇〇四年五月的勝義浴佛法會，結束後的第三天晚上，突然這場二〇〇〇年的法會過程完

整地浮現出來了。鑒於我參加這場法會有幾年空白的意識，因此就不按順序來鋪陳，就留在後面再告訴大家了。